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二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元稹 龐嚴附　白居易 弟行簡　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巖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

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
敎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
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
也制下除右拾遺稹性鋒鋭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
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
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
以訓導太子宮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

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

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于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彼庸佞違道之説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藴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

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藴也今夫成王所藴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藴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豈不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人未盡

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慴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究死無所自明而况于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簒殺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頼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略其貴

者敎其賊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
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
卽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
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
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
領其餘宮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
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用至母后臨朝翦棄王
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

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辭而令豎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也耶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瞶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廢眊瞶不知書者為之師乎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宫寮之外往

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艱難乎今陛下

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内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宫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為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

莫不㓜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成入則有東牟朱虚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悦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召對問方略為執政所忌出為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劒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籍没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戸

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皐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内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沼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稹並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為不法事稹欲追攝擅令停務旣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稹還京宿敷水驛内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戸稹襪而走廳

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稹傷面執政以稹少年後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稹聰警絶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為元和體旣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荊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荅凡所為詩自有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

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為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叙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為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芻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靦無地稹自御史

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
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
有之辭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
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痺格力
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
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
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効而又從而失之遂至
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為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白居

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自爾江湖閒為詩者復相放効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句已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厦使不復破壞永為板築者之誤輒寫古

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為五卷奉啟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櫟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為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

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
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
是極承恩顧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
居無何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
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
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
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
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

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傅于方者故司空頔之子干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嘗客於燕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為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

度度隱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臯等訊鞫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為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宮使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邏稹居第稹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稹稹至同州因表謝上自叙曰臣稹辜負聖明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稹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

丏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頋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為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為學至於昇朝無朋友為臣吹噓無親戚為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為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為監察御史

又不規避專心糺繩復為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
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
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
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
補闕愚臣旣不料陛下天聽過畀知臣薄藝朱書授臣
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方侵
毁陛下察臣無罪寵奬踰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
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之榮臣亦至矣然

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任竟排羣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况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别懷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

他人商量作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黄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

四焉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
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稹既放意娛遊稍不修邊
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太和初就加檢校禮部
尚書三年九月入為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
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
播倉卒而卒稹大為路岐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户
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
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

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稹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册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稹長慶末因編删其文藁自叙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于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

卽位臣下未有以言訐視聽者于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熏訟所言當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

資過其稱擢薪盜賦無不為仍為礪窑狀不當得醜謚

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涖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絶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毆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

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没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恨

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内外寵臣皆喑嗚會

河南尹房式詐諼事發奏攝之前所喑嗚者吽噪宰相素以劾判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爲膳

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予

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為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為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

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為宰相復有購狂民告
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
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
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
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
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
一百一十五茍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暢
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明友矣其餘郡縣之奏

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敎本書至於為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稹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士最重龎嚴言其文體類已保薦之

龎嚴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絶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

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為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為稹紳保薦至諫官内職四年昭愍即位李紳為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為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旣下敖封還時人凛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為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駮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誚以為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吴思不賀逢吉怒改為殿中侍御史充

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為庫部郎中太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為試官以裴休為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蕡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為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蕡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強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

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鍠歷酸棗肇二縣令鍠生季庚建中初為彭城令時李正已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已宗人洧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於下邽今為下邽人焉居易幼聰慧

絶人襟懐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覽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絶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讎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

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
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
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
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
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
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
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
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

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茍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絶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

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

小有闕遺稍闕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
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
陳露伏希天覽深察赤誠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
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
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
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
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
自受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佐公等事多

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為誡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

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監軍押柩及家

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皐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

廷悞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闗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

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旣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悦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

也繇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
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
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
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
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邽九年冬入朝授
太子左贊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
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
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

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

為牆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為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翛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為遠嘗與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

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

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欝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

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鳬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
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
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奥博多溺
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
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寖微矣陵
夷至于梁陳閒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
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
其凉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

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

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

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别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

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

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

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

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

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

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

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

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卽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會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奬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為非

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悦矣聞秦中吟則
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
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
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
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
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
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

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
不欲使下人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
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闗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
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
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
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
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昇清貫出
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

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悉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賔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

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

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卧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内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

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

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

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

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絶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迹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

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實七元八絶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為元白往還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太息矣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文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

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為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黄牛硤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

不能訣南賔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竒居易在郡為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為黄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

豔賦皆同房獨藥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
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寫之惜其遐僻因
以三絶賦之有天教抛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
事者喧然模寫其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
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時元稹亦徵
還為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長慶元年四月受詔與
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
一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

又與賈餗陳岵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為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甞會于境上數日而别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歷中復出為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召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

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辨泉注上疑宿
構深嗟挹之太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
食邑三伯户三年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尋除太子賔
客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
奮厲効報苟致身於訏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
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閒幾淪蠻瘴自
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遥自得吟詠性情為
事太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昇

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頴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頴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為池上篇曰東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

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廪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

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管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頴川陳孝仙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賔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

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寬靈鵲怪石紫菱白蓮皆吾

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閑

閑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間又効陶潛五柳先生傳作

醉吟先生傳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太和末李訓

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易愈無宦情開成元年除

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

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

自為墓志病中吟詠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

風痺之疾體瘝首眩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

耳予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内忘憂恚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詠興來亦不能遏遂爲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爲居易集序曰樂天始未言試

指之無字能不悞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玄珠斬白蛇劒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名天下士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

與樂天同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詩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効競作新辭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冩模勒衒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

何予常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為微之也又鷄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其偽者宰相輒能辨别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

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為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册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為積厚盡其能事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姪孫嗣遺命不歸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

人從命而葬焉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祕書
省校書郎元和中盧坦鎮東蜀辟為掌書記府罷歸潯
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為尚
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
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
行簡按覆之不實志弘自剌死行簡寶歷二年冬病卒
有文集一十卷行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
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

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鏻位終揚府録事叅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為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聽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太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邽會昌初為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户部員外郎還京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日知制誥名入翰林

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舘大學士宣宗即位加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太清宫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及李德裕再貶嶺南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毁訾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五年罷相檢校司空出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都制置等使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事十一年二月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懿宗即位

徵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三年罷
相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
致仕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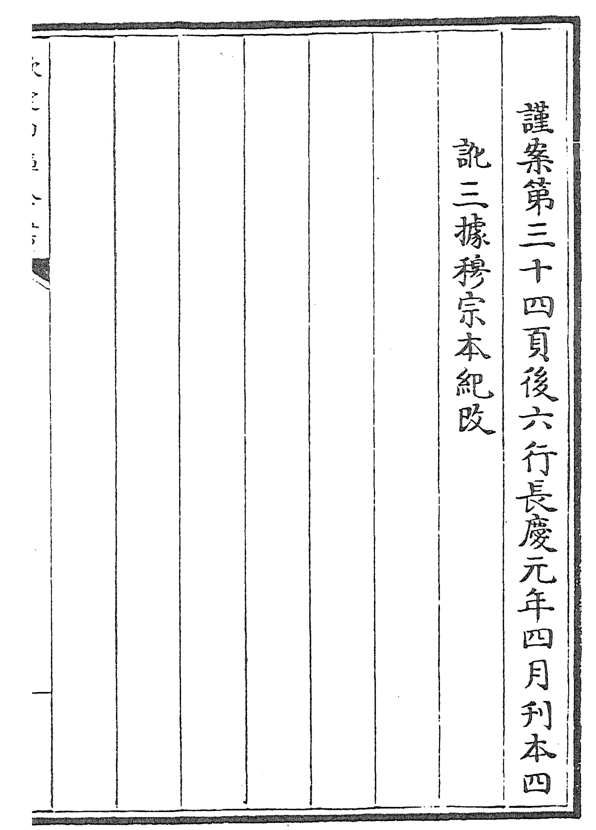
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
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
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斆補
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粃懷沙較麗藻於碧雞鬬新
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逃季緒之詆訶孰

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一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瑶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宫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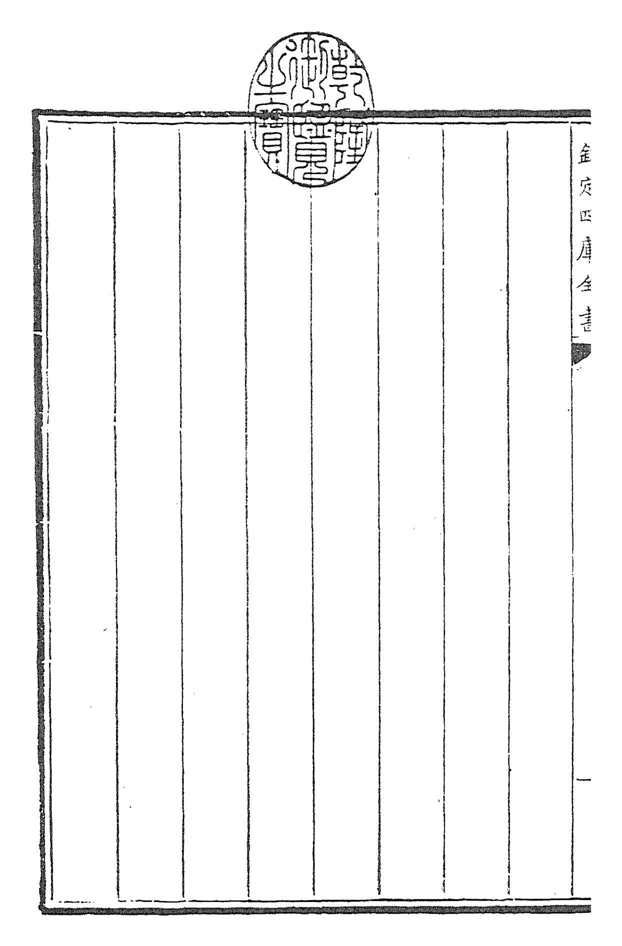
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壼奥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謡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説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塲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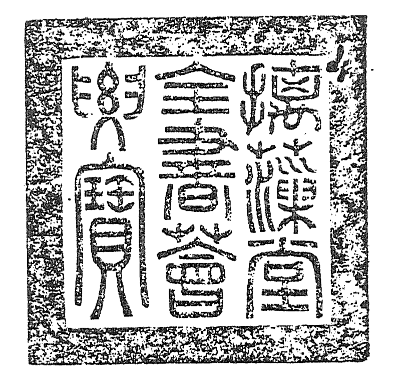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謹案第三十四頁後六行長慶元年四月刊本四訛三據穆宗本紀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八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趙宗儒　竇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 子成式　宋申錫　李程

趙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後魏為征南將軍父驊為祕書少監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

書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
士時父鞞祕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建
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内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
司勲二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
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
各以過黜之尚書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比皆考中
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祕書少監鄭雲逵考其同官孫昌
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十人

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考功郎中丁母憂終
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十二年與諫議大夫
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
十四年罷相為右庶子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請而已
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名見勞之曰知卿
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並命尚念之耶宗儒
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順宗命為德宗哀册文辭頗悽惋
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

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為禮部户部二尚書尋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為刑部尚書八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晉絳磁隰節度觀察等使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餘貫坐罰一月俸十一年七月入為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十

四年九月拜吏部尚書穆宗即位以初釋服令尚書省官試先朝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曰準今月十五日勅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於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既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迫待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

卿事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
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朝會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
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
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怯不任事
改太子少師寶歷元年遷太子太保昭肅晏駕為大明
宮留守太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
諮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
文宗嘉納之五年宋申錫被誣上名師保已下議其刑

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
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册贈司徒宗儒以文
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八領選部畧於儀矩切於治生時
論以此少之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九瀧縣令父彧廬
州刺史易直舉明經為祕書省校書郎再以判入等授
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
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為陜虢都

防禦觀察使仍賜紫入為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姦贓事發易直令曹官韋正晤訊之得贓三十萬上意其未盡詔重鞫坐贓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㝏逐其帥李愿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州將王國清指以為賞激諷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

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十萬衆喜倒戈撃亂黨並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為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戸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寶歴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太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入為左僕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檢

校司空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自入仕十年餘常居散秩不應請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聞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即無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時為御史中丞奏駮餘慶所議及易直為右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孫祖顏

父歸期逢吉登進士第釋褐授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為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册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年與司勲員外郎李巨並為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都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貢院事仍委禮部尚書王播署牓逢吉天與姦回妬賢傷善時用兵討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

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為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罷逢吉政事出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為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招懐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為勢必相

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為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寖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於上前言度為逢吉排斥而度於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已失河朔而王智興擅據徐州李㝏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以攘暴亂及為逢吉嫁禍奪其權四海為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

君荒淫政出羣小而度竟逐外藩學士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為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叅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愈性木强遂至語辭不遜喧論於朝逢吉乃罷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紳中謝日帝留而不遣翼城人鄭注以醫藥得幸於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敬宗初即位

年方童丱守澄從容奏曰陛下得爲太子逢吉之力也
是時杜元穎李紳堅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
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
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
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
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者逢吉尋封凉國公邑千户兼右
僕射昭愍即位左右屢言裴度之賢曾立大勲帝甚嘉
之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寶歷初度連上章請入覲

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旣不能沮又令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奬用之累奏為刺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于京師逆窮頗有怨言逢吉冀法司鞫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

彙者於京師貴遊間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鬱恨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沮之昭愈憤惋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說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於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相結託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為自求僕當字足下為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許武昭事以暴揚其

迹再榮旣告李仲言誡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爾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子不為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嶲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遺為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政事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為參佐太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為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

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

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圖形凌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左僕射文昌家于荆州倜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皐在蜀表授校書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同加奬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

拜監察御史遷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文昌武元衡之子壻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憲宗欲名文昌為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貫之罷相李逢吉乃用文昌為學士轉祠部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加知制誥十五年穆宗即位正拜中書舍人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

是以寛政為治嚴静有斷蠻夷畏服二年雲南入冦黔中觀察使崔元畧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禦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冦即退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兵部兼判左丞事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太和四年移鎮荆南文昌於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為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荆州别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歳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徹祭即以音聲

歌舞繼之如事生者搢紳非焉六年復為劍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子成式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為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

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韋貫之罷相出湖南辟為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人寶歷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歷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為激勸文宗即位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太和二年正拜中書舍

人復為翰林學士初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大盛自元和寶歷比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姦利出入禁軍賣官販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及守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廷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為宰相申錫頓首謝之未幾拜左丞踰月加平章事申錫素能謹直寵遇超輩時情大為屬望及到中書割斷循常

望實頗不相副太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隨李宗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隨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所奏得本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隨等相顧愕然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構告于文宗守澄即時於市肆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諍於文宗曰謀反者適宋申錫耳何不召南司會議今

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爲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差人於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文宗又名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叅驗其事翌日開延英召宰臣及議事官帝自詢問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韋宗直韋温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

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王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
不於禁中訊鞫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卿等且出
玄亮固言援引今古辭理懇切玄亮泣涕久之文宗意
稍解貶申錫為右庶子漳王為巢縣公再貶申錫為開
州司馬初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
喻之璠不能謀而注與守澄知之潛為其備漳王湊文
宗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
表文宗不省其詐乃罷申錫為庶子時京城恟恟衆庶

譁言以為宰相眞連十宅謀反百寮震駭居一二日方
審其詐諫官伏閤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令出者數四
時中外屬望大寮三數人廷辯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
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
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即獄未具請
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時人情翕然推重初
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投於嶺表文宗終悟外
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為意

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
公為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生
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為所羅織夫人察申
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申錫自居内廷及為宰相以
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
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
廉為己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為有司驗劾多
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為之歎息七年七

月卒於開州詔曰申錫雖不能周慎自柢憲章聞其亡殁遐荒良用悲惻宜許其歸葬鄉里以示寛恩開成元年九月詔復申錫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兼贈兵部尚書仍以其子慎㣲為城固縣尉

李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鷫伯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為監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學士順宗即位為王叔文所排罷學士三

遷為員外郎元和中出為劒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十
年入為兵部郎中尋知制誥韓弘為淮西都統詔程銜
命宣諭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
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為鄂州刺
史鄂岳觀察使入為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户
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敬宗沖幼好治宫
室畋遊無度欲於宫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
以恭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

迴奉園陵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
義程辯給多智算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
彭原郡公寶應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
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
左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六年就加檢
校司空七月徵為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
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
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

涯賓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云已聞奏太常寺定
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為受四
品已下拜太重勅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縁拜禮皆
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凖太和四年十一月六
日勅處分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
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
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為河中晉絳節度使就加檢
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復入為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

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司謚曰繆子鄘鄘進士登第以詩名聞於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為觀察使鄘子晝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寛柔養望坐致公台與時沉浮壽考終吉可謂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憑内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與李訓同誅天道福淫明矣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為幸程不持士範殁

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竇優柔坐享公侯蝮蛇野葛逢吉之流豈無令人主輔謨猷程錫弼諧于道難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竇易直傳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沈炳震曰案紀元和十四年五月易直自宣歙遷浙西觀察使下皆浙西事傳缺遷浙西文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